

局外人

(韩) 可爱淘 著 黄龑 译

亚洲人气天后可爱淘爆笑+飙泪+超幸福小说

畅销超100万册的经典!
可爱淘文集
席卷千万“淘迷”的幸福爱恋!

1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NAN JUVENILE &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可爱淘超幸福小说珍藏全纪录

局外人①

(韩) 可爱淘 著
黄黄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局外人. ① / (韩) 可爱洵著; 黄黄译. —长沙: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9.6
(可爱洵文集)

ISBN 978-7-5358-4323-4

I. 局… II. ①可…②黄… III. 长篇小说—韩国—现代 IV. 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52183号

策划编辑: 陈嫦娥
责任编辑: 陈嫦娥
装帧设计: 胡桃桂木
插图绘制: (韩) 李 素
质量总监: 郑 瑾

出版人: 胡 坚
出版发行: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 址: 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89号 邮编: 410016
电 话: 0731-2196340 2196334 (销售部) 0731-2196313(总编室)
传 真: 0731-2199308 (销售部) 0731-2196330 (综合管理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60mm×960mm 1/16
印 张: 15
版 次: 2009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2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序



你们好！各位亲爱的中国读者。

我是好久没有和大家见面的可爱淘。

这次，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在中国重新出版我所有的小说，我真是非常非常地开心，心情也和几年前首次出版自己的书大不一样。

中国现在是不是也热起来了呢？

我忍不住想起了几年前，也是在一个非常热的夏天，在中国各个城市举行的签售会，那是我第一次和中国小读者有了直接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那时的一幕幕，中国读者一张张可爱的面孔，仿佛就在昨天，都浮现在我的眼前。

特别是我现在就读的大学里也有好多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每次听到他们的声音，听到他们嘴里流淌出来的亲切的中文，我都会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恨不得立刻冲上前去用中文和他们说一句“答~酱~好”！

那时的我真是年纪太小、太幼稚，竟不知道当时经历的一切，将会成为我一生中多么珍贵的财富，会值得我回味一辈子。

时间过得真快，几年的光阴转瞬即逝，彼时夏天我和中国读者的幸福相会，将永远保存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我一生中最值得珍视的记忆之一。

我要特别感谢中国这个国家，感谢在中国喜欢我的那些读者，是你们的爱给了我幸福的回忆，给了我无比的荣耀。

我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今后会加倍努力，给中国读者带来更多更好的文字。到那时，我一定会以最完美的姿态，带着最灿烂的笑容，再次出现在大家面前！^_^

最后，请大家多多关注和支持我这次在中国出版的小说文集，希望它能勾起老读者的美好回忆，也让更多新的读者加入到我们淘迷大军中来。

希望大家永远是我心目中的淘迷，灿烂、无拘无束的笑容是我们的标志，永远像我一样无知无畏、精力充沛。

希望下次再到中国和各位见面的时候，我的中文水平能比以前好些，至少能流畅无碍地和各位打招呼！！

歇~歇~！（谢谢）



可爱淘



为了和大家的约定，
今天是一月一日，
打点精神，伸伸胳膊，踢踢腿，重新做好心理建设，
各位，我们就要上路了。
祝大家每天都福气多多，好运堆成一箩筐。
真的非常高兴能再次见到大家。

可爱淘

※四年前的一天※

那天下午，全身说不出的异常，情绪郁闷，左眼跳得尤其厉害。

只记得外面雨下得瓢泼似的。

具体日子，我想想，嗯……不是九月一号就是二号。

一切都没有太多印象了，只觉得身体轻如白云絮絮，在空中飘啊飘的。

没错，就是那种飘飘荡荡的感觉，我无处安身，浑身哆嗦得如同无家可归的流浪小花猫。这时无论任何一个男人上来，只要能递给我一碗饭，我都会乖乖地跟着他走的，脏兮兮的小脸露出谄媚的笑容，只要有吃的，我什么都会答应你……不对，不是什么都行的，睡觉是绝对不可以的，这是我心中树立的铁的原则。不行就是不行，虽然那时我才十四岁，很小对吧，没错，无论被谁抓住，我都会死死地咬住这个年纪不放。通常对方都是这样回答道：“是啊！你真够小的。”

小吧，小吧，不过小虽然小，这个年纪 kiss 和 sex 的区别还是充分了解的。好了，这些乱七八糟的话就到此为止了。

嗯……那已经是四年前的事情了吗？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时间过得真快啊……恶毒，真是太恶毒了，不过当时我固执地相信自己会永远停留在十四岁，就如同我现在也固执地相信自己会永远停留在十八岁一样。

嗯……云净中学，很漂亮的名字。那天也毫无例外的，我快快地揉着自己痛得要死的左手，靠在那个有着漂亮名字的学校正门旁。不一会儿，休息的铃声响起，一个个家伙从学校里欢呼着跳了出来，我惴惴不安地等着她，等着我的小天





使。果然，在我掰着手指即将数到十时，小天使的声音在我耳边欢欣雀跃地响起——

“雪理!!! 雪理!!!”小天使嘴角的纯真笑容在太阳底下闪闪放光，璀璨得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旁边众人射来嫌恶的光芒，那又怎样，岂能伤得了我分毫。真的，只要有云影在我身边，那感觉就好比，就好比……大夏天的，你冲进了公共洗手间，掬起一捧凉水泼到脸上，还有比这更凉爽的么？

“云影!!! 这儿，这儿，我在这儿!!!”我扬起手招呼着。

“嗯嗯!! 看到了。不好意思，我出来晚了。哎哟! 那个历史老师白痴似的，总是啰啰嗦嗦讲不完，一到他的课就拖堂。”云影冲到我身边，挥舞着她的小拳头愤恨地讲道。

“没关系的，我也刚到一会儿。^_^”

“是吗？那就好。走吧，上路！今天我的午餐是烤鱿鱼和蛋炒饭!!”

“欧唔，太棒了，我的最爱。”

“还有特别供应的橙汁。”她变戏法似的又从口袋里掏出两罐橙汁，乐得我拍着巴掌眉开眼笑。

就这样，我们两人提着塑料袋，哐当哐当地就向运动场走去，开始我们已为期三个月又十二天的同餐生活。目的地是球场一隅的小长椅。我们的午餐时间一般是这样安排的：一边吃着美味的午餐，一边欣赏球场上的男孩子们踢球，这种趣味应该和古代的老爷们喜欢一边吃着酒席，一边欣赏歌舞表演有异曲同工之妙，看着、听着，心情越来越好。云影妈妈的厨艺真是不赖，如果拿我妈妈的手艺和她妈妈的比较，那简直就是飘在湖里的小破夹板船和能横渡太平洋的豪华大邮轮的区别。

“喵喵喵喵~！好吃，好吃。”

“我今天特别特别地带了好多好多，怎么样!!”

“嗯，一流，世界一流!”我狼吞虎咽的同时，不忘伸出一根手指来使劲夸奖。

“今天是周六嘛，周末当然应该大吃大喝一顿，你说对不对?”

“对……当然，谁说不对我踢死他。”

“我在家可是拼了命地练习……”

“什么~?”我疑惑地从饭堆里抬起头来，抹掉鼻子上还粘着的一粒小不丁点儿饭。

“你教我唱的歌呀！我现在可是长进了不少。”

“真的！好吧，你唱唱看!”





“嗯~嗯!”云影伸长脖子,毫不犹豫地清了清嗓子,显然她等待这个机会已经好久了。啧啧!我就是欣赏她这种单纯和率直,如同从最纯净的雪山里流下的小溪,澄澈中闪着晶莹的光,没有一丝杂质。

“静静的羊肠路上满是你留下的回忆,在这条路上,一只小青蛙曾经安慰悲伤的我……”

“不对,错了!”我断然地指出错误,没办法,谁让我就是这种见不得瑕疵的完美主义者的性格呢。从来没有改变过。

“怎么,怎么错了?”云影被我吓了一跳,抖着声问道。

“音准都不对,唱到‘回忆’时嗓子不能抖得那么厉害,‘一只小青蛙’唱完之后才应该是那种悲伤的腔调。”

“是吗?我一点都没有注意到。你再唱一遍给我听好不好?”

“嗯。”我看着手里的美味便当咽了咽唾沫,虽然我现在是连把便当盒吃下去的心都有,可既然是云影的请求,我只好让它们先乖乖靠边了。

“静静的羊肠路上满是你留下的回忆,在这条路上,一只小青蛙曾经安慰悲伤的我。我垂下头,轻声哭泣中,你又重新回到我身边,那窒息的箱子,终于被彻底打碎……”

云影闭上眼睛,陶醉在我如梦似幻的歌声中,旁边几个本来在跳皮筋的女孩,也被我的歌声吸引,扔下皮筋,悄悄地走到了我们身边。就在我倾情奉献最后一段、一个小高潮再次拔高自己的嗓音时——

“啪啪啪!!”掌声响起,除了对我的歌声一向大力捧场的云影还有谁,她正兴奋地大力鼓着掌,仿佛刚看了什么巨星演唱会,汗~啊!——

歌唱完了,观众的热烈掌声也做了完美的终结,我一手夹起一块鸡蛋,漫不经心地塞进嘴里,作为对自己的犒赏,忽然——

“这个……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刚才还好好地叼着一片红彤彤的辣黄瓜的云影,突然一脸惋惜地低下了头。

我的心咯噔一下,拼死拼活地咽下了嘴里那块大鸡蛋,支支吾吾地问道:“什么?”

“嗯……”云影吞吞吐吐的。

“我问你是什么,别嗯嗯的。”



“嗯……”

气死人了，还是那个音，让人听得心慌慌。

“今天……我，可能不能和你一起玩了。”

该死的，这么大块鸡蛋也不知道能不能消化，我使劲地拍着胸脯。怎么这么倒霉，星期六可是我和云影唯一可以在一起玩的日子啊，我刚才还阳春三月的心情顿时一片惨淡，好好的一个周末就泡汤了。

“为什么？”一定要让她给出个合理的解释，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

云影那小妮子露出我生平仅见的羞涩表情，低下头在地上蹭着脚，一只手不知所措地放到了脑袋上。我才不会就这么放过她呢，我用更大的声音又问了一遍。

“为什么？”

接下来是云影蚊子哼哼似的声音，活像饿了三天三夜没吃饭。

“男朋友……”

“什么~？男朋友？！”我一时有点反应不过来。

“嗯，是男朋友。”

“男朋友~？”我呆若木鸡地又重复了一遍。

几乎就在我重复的同时，云影刚刚提到的那个该死的男朋友，那个不知所谓的家伙突然就闪亮登场了。简直就像是做梦一样，一下子从空中掉到了我们面前。他腿是怎么长的呀！

“白痴，找你找半天了。”

白痴!!! 居然敢这样侮辱我们家云影，我大受刺激猛地转过头，愣住了……看到那家伙比我几乎高半臂的个子，我乖乖地泄了一口气。我一脸攻击性地打量起这个很有可能是云影的男朋友的路人甲，他没有穿校服，只穿着一件松松垮垮的外套，头发是纯然的黑，没有任何杂色，皮肤不黑不白，脑袋与身高的比例恰好是标准的九头身，如果他不是抢了我好朋友的人，我想我在大街上看到他是会吹一记口哨的。不过那家伙现在显然有和我一样的敌视想法，他那双原本漆黑漂亮的眼睛凶狠狠地瞪着我们，由于用力过猛呈气球状。不过我却突然好笑地发现别在他胸前的铭牌滑稽地倒挂着，上面黑一块，灰一块，活像一只大熊猫，败了……真是败给他了！

不过他的凶狠也没维持多久，因为突然，他愣住了，疑惑地在我和云影脸上来来回回地扫了一小会儿。我知道原因，因为我和云影长得出奇地像，这也是我刚开始会和云影走到一块的原因。

一会儿，另外一个瘦瘦的男孩也拍着篮球，弹跳着向我们这边走来。他走到





我们身边停下，气喘吁吁的，全身都湿透了，就好像刚从水里掏出的纸片一样，我暂时就叫他纸片疙瘩好了。我瞧了纸片疙瘩一会儿，又把观察的视线放回了旁边那个人身上。

“看什么看？”那家伙竖着眼睛说道。

“……”

“不要对我朋友这样啦！”云影着急地说道，紧急调停这两个人仇恨得不能再仇恨的视线。

一边的纸片疙瘩不时朝我这边一瞟一瞟的，好像有什么话要说。

“无论如何，你们俩能遇见真是太好了，我本来就想介绍你们两个认识呢。雪理，他是我的男朋友……”

“够了！！”

“什么？”

“我说够了。”

这话是那家伙说的，不是我说的，大家千万要弄清楚。——

“你不要这样嘛，真是！”

“我肚子饿了！！”

“嗯？”

“我说我肚子饿了。”

瞧瞧那家伙说话的德性，纯粹像和妈妈讨糖果吃的小屁孩，7~！还这么大一个男生呢……

“……这个，刚才……”这时纸片疙瘩突然插话道，“看见你提着便当盒从教学楼里出来，这小子还以为你是准备和他一起吃的，所以就兴冲冲地跟过来了……啊……”说时迟那时快，只听一声惨叫，原来是云影的男朋友一把从背后牢牢捂住了纸片疙瘩的嘴。

云影当场露出不知所措的难堪表情。

“原来是这样啊！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没想到，对不起。”

“你说是你朋友？”

“嗯，是我的朋友……”那家伙又瞅了我一会儿，但始终不拿正眼端详我。不过想想自己拿着一双筷子，刚吞下一块鸡蛋的姿色也好不到哪儿去，他不看也好。——

这时，他突然收回放在我脸上的视线，用手背使劲拭了拭自己的嘴角，我无意识地也跟着他使劲擦了擦自己的嘴角，低头一看，妈呀！！手背上全是刚才吃鸡蛋留下的番茄酱。





我晕！我不要活了，简直丢人丢到太平洋去了……就在我羞愧难当之时——

“真脏！”那该死的家伙居然还火上浇油，啧啧有声地感叹道。T__T
T__T T__T

“……”

之前我从没有和同龄的男生说过话，一时真是无言以对，只知道闷声不响地低着头，脸红得和猴子屁股似的。那个混蛋可能觉得我低着头傻愣愣的样子很滑稽，噗的一声就咧开嘴爆笑当场。该死的，现在想起来我还后悔得要死，当时怎么就不知道当场回敬他一句，或是痛骂他一顿呢，耻辱啊……耻辱！

“吃好了回来，我先走一步。”那个混蛋悠然自得地转过身，拉着纸片疙瘩要离开。

“嗯，你先回教室，我一会儿就回去。”

那混蛋没有回答，和纸片疙瘩走远了，站在他身边的纸片疙瘩扯着他，在他耳朵边小声嘀咕些什么。他们肯定是在取笑我，我顿时觉得脸上更加火辣辣的，可以被光荣地评选为红萝卜中最红的红萝卜小姐了。满腔火气没处发泄，我的目标自然转向了我的好朋友云影。好朋友是用来干什么的，发泄的垃圾桶呗！

“就这种货色是你的男朋友呀！真没水平，你看男生太没眼光了。”我恨恨地，很没风度地说道。

“不是的，他以前不是这样子的。”云影慌忙替那混蛋辩护道，“对不起，对不起，雪理。”

“他就是个没水准的家伙。”顾及好朋友的感受，“混蛋”这个词我偷偷收在肚子里没放出来。

“他其实是个不错的人，心地善良，你和他处久了就知道了，真的很不错的。”天使般善良的云影开合着小嘴，开始在我耳边絮絮叨叨，努力要改善她男朋友在我心中的坏印象。可就在我的心意稍微有些松动，嘟着的小红嘴慢慢开始往下放时……远处，突然飘来惊天动地的一声炸雷——

“滚远点！”

我的头皮顿时都要炸了，不，整个人都要炸了。“滚远点”？他说“滚远点”？听到这话我甚至都没有勇气站起身来看向他，只是习惯性地畏缩一下身子，而云影则惊悚失措地看向他。

“离朴云影远一点。”这次是低沉的，却更加撼动人心的声音。

“你干吗这样，真是的！！！”云影嗖地站了起来。

就因为那小子这一句话，四年，整整四年过去了，我再也没去见过云影一次。





我绝不会忘记的，让我失去生平第一个好朋友的那句话，即使是四年过去的现在，我依然会不时记起当时的那一幕，这中间当然也会不时出现那个纸片疙瘩的身影。我会报仇的，当时我咬着牙说，如果再让我碰见他，我一定毫不犹豫地上前痛扁他一顿。在我最好的朋友面前污辱我，这种耻辱，我一定会百倍、千倍、万倍地偿还给他的。总之一句话，这是我绝对不会忘记的记忆。

“抹布。”

“什么!!! 你说什么!!!”云影惊慌不定地看着我。

“我，说，那，个，混，蛋，是，抹，布。”一瞬间，我变得森冷无比，云影怯怯地看着我，无言。

我？你问我打算怎么做？不同了，一切都不同了，我死命地擦掉在眼眶里打转的泪珠，面部僵硬地大步朝前走去，任凭云影在身后如何呼唤我，即使我的心里在淌血，我也决不会停下一步。

我以后再也没有颜面在云影面前出现了，比起羞耻和愤怒，这个认知更让我觉得四肢乏力……奔走着，奔走着，不知不觉间，已泪流满面。

1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雪理!!”

喵……呜……喵……呜……

“韩雪理!!”

=_=……

“电话!! 电话来了!!”十三姐在隔间外弹着舌头高声大喊。

- 0 - 我吃了一惊，慌慌张张抬起头来，发现十三姐那张血盆大口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凑到了我面前。猩红猩红的，真恐怖！

妈呀！我抓起桌上的鱼形闹钟，看见时针已经稳稳当地指向了五点。

“我不想接啊！”我像条死鱼似的，打算又垂下脑袋继续发呆。

“呀！快接！快接呀!!”十三姐才没这么容易放过我，扯住我使劲地摇晃。

“哎呀，不想接就是不想接嘛！”我闷闷地说，就差没把头缩到木板里。

“那又怎么样!! 真的不接？臭丫头!! 你可想好了，别后悔呀!!! - 0 -”

听听这威胁的口气，我还能怎么办，我只好抬起头，愁眉苦脸地看着那电话。十三姐见状，慢腾腾地走到我桌旁，摆出一副就要接电话的架势。这还了得，我慌慌张张地一手制止住十三姐，另一只手一把夺过电话机，这种场景都演了不下一百一十二次了。





“您好！下面为您服务的是十二号洽谈员。”

“……他妈的……”还是他保持已久的优良传统，开头第一句话就是一句没头没尾的脏话，我好脾气地没问他是在骂谁，谁让我已经习惯了呢。

“是的，请您说！”

呼~！靠挨人骂赚钱……真不是人做的职业。

“我……该怎么办……”没错，这就是这家伙的第二句话。“我该怎么办”，顺序是早就决定好了的，一次都没换过。我模仿着那家伙要说的下一句话的嘴形，对着话筒练习无声哑剧。十三姐伸出双手，做出掐我脖子的恐吓动作，制止我胡闹。

那又如何，反正这家伙是神经病。

“死了……真的死了。”

“是的，是这样的。——”我例行公事地说着，一只手撑住脑袋，对着镜子欣赏起自己的唇形来。真是百分之百地完美啊！不要怪我，一开始我明明不是这样的，大概是从……嗯……大概是从第十五次开始的吧……

“要死了!!!!!! 谁呀!!!! 谁死了!!!!!! -O-!!!!!!”我咋咋呼呼地叫着，差点吵死一打小鸟。然后呢，接下来，他就劈里啪啦对我狂说一顿，心理咨询热线就此展开服务。这是我第一次的反应。

十三姐那恐怖的猩红嘴唇一张一合的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是这样的，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呀……啊……-O-”那时那家伙在电话那头描述得异常起劲，我几乎能想象出他现在手舞足蹈的样子。——

“别那么大喊大叫的好不好!! 白痴!!”

没错，经过那家伙十五次的摧残之后，我早已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任凭他风吹浪打，我就是毫无反应。而且我也认识到了这样做的重要性，现在正是关键的时刻啊！

总之一句话，现在我对那家伙的台词烂熟于心，所以无论他说什么我都毫无反应，像块巨石般巍然沉着。

“忠州……很远吗？”

“不远，至少没那么远。”这家伙废话一堆一堆的。

“忠州……不是她奶奶家吗？”

“啊，是的。——”

“她为什么会死在那儿？”

说话模模糊糊，花花绿绿，这家伙总是这么死性不改，如果你就让他这么说下去，我保证他可以在原地打转一天，头发都会一根一根绑起来让你数个清楚。





“为什么会死掉啊？鲤鱼饼把她炸死了？”我开玩笑地说着。

“死了……”电话里传出迷茫的声音，晕死！真是对幽默和玩笑没半点领悟力的家伙。——

“……为什么……会在我哥身边……死掉……”

从这一部分开始……变得悲伤了起来，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也不再和他开玩笑，接他话茬了，牢牢锁紧自己的嘴，对着坐在对面补妆的十三姐耸耸肩。

“……为什么……会在我哥身边……死掉……？”电话那头又喃喃自语了一遍。

“直到死俺都会觉得愧疚。”知道自己现在有点坏心眼，人家在电话那头说得那么悲伤，我却在这边为了引起十三姐的注意，挤眉弄眼的，最后还隔着听筒老远来了一句方言。十三姐被我这出其不意的玩笑弄火了，一忍再忍，终于再也忍不住，一把甩掉正在抹的唇膏，叉着腰站起来就要咆哮。

如果按照以前的情况，说完这句话，这家伙的电话应该就这么结束了。

“为什么她要一个人离去，一个人死掉！！为什么！！为什么她不带上我！！为什么她只有左脚断掉了！！”

……呆……我呆住了……

听着他这么大声地宣泄，分明还有几滴眼泪夹杂在里面，不过这都不是我呆住的原因，重要的是，刚才他那声呐喊触动了我在心中深埋已久的、那黑暗而潮湿的记忆……他的声音与我那时在心中不断呼喊的声音惊人地相似，已经忘却了的那个灰色韩雪理似乎又重新找到了我，她狞笑着，要侵入我的身体，好痛，那曾经遍体淤痕的身体，好痛。我整个人如同雷击，一下愣在当地。

“……我……”

……

……

“我……对她来说，到底……”

电话就这样断了。

五点十二分，平常在五点十分就会结束的通话，因为我的一句话，比平常延长了两分钟。

“雪理！！发生什么事了？！嗯？！”十三姐担心地看着仿佛刚被一场阴雨淋过的我，全身透着阴冷。

“……”

“韩雪，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他在电话那头说了什么？！什么腿折断了？是不是他诅咒你将来会摔断腿？！”十三姐想象力超丰富地说。



“吵死了!!!!”

“……雪……-O-……”这些家伙都有乱省略我名字的习惯,怎么叫的都有。

……该死的,怎么这么容易就破功了呢!要知道一直以来我都刻意装出开朗活泼的性格,几年下来可以说是天衣无缝,可谁知道今天,就因为那家伙不经意的一声大喊……一切都变了,就如一场大风突然袭击了装满沙子的小船,什么都没了,所有的所有都沉到了湖底。……不行,这样下去可不行,如果这样的话所有的人都会再次离我而去,我不要又只剩下我孤孤单单一个人,我不要。不要慌,镇定镇定!趁事情更糟之前赶快把纷乱的心收拾好。

“嘿嘿,我逗你玩!-O-”

“哎哟,呼……搞什么呀,一惊一乍的吓死人了,你这家伙又……”

“嘿嘿,我看这家伙是在撒谎。”

“喂,你小心点,真的,说不定什么时候你惹火上身了都不知道。”

“别乌鸦嘴瞎说了,想想都是不可能的事嘛。”

“不是我乌鸦嘴,是真的危险,是真的危险我才这么说的。”

——危险?是我太宽心了吗?不过我还真没从这家伙身上感到过一次危险呢,觉得他单纯的只是想找一个人诉说,希望借此获得安慰。没错,一定只是这样的。

从那儿下了班,接着到下面的打工地点——3.4 啤酒吧。不知怎么的,今天觉得这条路尤其长,浑身都抖得像筛糠似的,是因为天气太冷的缘故吗。

走到3.4 啤酒吧时,我已经跟冻掉的冰棍没什么两样了,又黑又粗糙的小脸被风刮得像颗红透了的苹果。

“哇哈哈哈哈哈,-O-哇哈哈哈哈哈,-O-你的脸怎么好像刚被炸过似的,哈哈哈哈哈!-O-”

“你说像炸过似的……——”

“喂,你的皮肤怎么这么容易变红啊!这可是那些皮肤薄如白纸、细腻如白瓷的家伙才有的特权啊!”

“您信不信我可以当场把拳头放到你嘴里去,让你变成一大奇观。还不快给我闭嘴!!”

“那可不行。——”

#3.4 啤酒吧的厨房。

我已经系着围裙忙了好一阵了,现在正在切美味的菠萝。詹英那家伙不去





外面 service,反倒闲着没事跑到我这儿来讽刺我,真 TMD……别忘了我正在舞刀弄枪,右手拿的刀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只要我切,切,切……

“哎~!死丫头,你的刀功真不行,你得承认吧?!”

我剁剁剁……把砧板上的每一块菠萝都想成詹英的脸。

“你得把刀功练好点,否则怎么嫁得出去啊!你看哪个女人不都是有一手好厨艺,这样才叫女人,还有……”

“你不用去外面 service 的吗?”我横了他一眼说。

“嗯。现在没客人,谁让今天是星期一呢,嗨嗨嗨嗨。”

“那你就出去打扫一下卫生。”

“清洁怎么该我做呢?不是有贤英大哥在嘛!!”詹英乐滋滋地说道。这个无耻的小人。

“那……你就不能把嘴巴给我封上!!!!!!”我一时兴起,猛地如河东狮吼般大声吼道。

“-O-哎哟哟……好可怕……”

“你为什么总是在我切东西的时候出现!分散我的注意力!!你看你看,都怪你,我的菠萝全部切成方块的了!!!!本来应该切成菱形的!!你知不知道我被外面的客人嘲笑过多少次了!!!!-O-”

“我知道,知道,我走还不行嘛!-O-你嘴巴快裂开了……你嘴巴快裂开了!”詹英慌了神,眼疾手快地抓住了我的手。一边好言相劝,一边赶紧从我身边抽身。真正发挥作用的不仅是我的语言,更是我提在手上距他不到十厘米的刀。他拿出堆在水槽里的盘子,双手颤啊颤,终于迈出了厨房。

这下我总算是耳根清静了,于是放下举起的刀,一心一意地开始切我的菱形菠萝。

可是……

“雪理,雪理!”丧门神的声音催命似的又响起。

“……你……真是……”我怒了,拿起刀要砍人。

“不是的,不是的!!有人来找你!!”詹英吓得慌忙两手连摇,赶快说出原因,就怕迟了他的小命难保。

“找我?”我拖长了声疑惑地问道。

“是的!!!!”詹英答得尤其响亮,很高兴自己的小命保住了。

“是谁啊?!”

“一个男的。”

“男的?”



“嗯。”

怎么会有男的来找我？不，更确切的说法是怎么会有人来找我，这才是最让人难以相信的。我现在过的是彻彻底底的独居生活，没有一个朋友，也没有剩下一个家人，都死了。

会是谁呢？

“那人让你出去。”

真是奇怪……比起高兴，我心里更多的是疑虑。得到了店长的同意后，我解下围裙朝外面走去，其实心里是暗暗希望詹英也能跟着我一起的，可谁知那家伙，平时黏我就像是我的尾巴一样，今天却好像绝对没有这个想法似的，一个人跑到收银台那儿稳稳坐好，冲我咧着嘴嘻嘻直笑。这个烂人金詹英，——关键时刻一点忙都不会帮，要想他帮我，等我头发像葱须那么白之后好了。

我抿着嘴，把冷如铁的左手揣进兜里，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推开了店里的门。

面前的，是一张熟悉的面孔，几分钟前才融化的冰霜面孔，这下，顿时又被怒火卷得席天盖地。

2

已经五年没有见过面，本以为早已经忘记的面孔，为什么会又出现在我面前……

“雪……”

唯恐那混蛋嘴里又说出什么话，我飞快地转过身就要向门里溜去，可是妈呀！只见玻璃门上牢牢地贴着一张大饼脸，已被压得不成人形，不是詹英那臭小子是谁，我吓得连退三步。就在这当口，那个混蛋牢牢地抓住了我的手。

“放手！”

“舅舅对不起你……”

“放手!!!”不想让贴在门上的詹英那家伙听到，我压低嗓音沉沉地说道，咕噜咕噜的喉音下是掩不住的怒火澎湃。

那混蛋不知道从哪里获得了希望，不但没放开，反而更用力地抓住了我不断挣扎的手。

“过得好吗？”

“你问我过得好不好?!”

“……是的……”

“你这只是出于礼节性的问候呢？还是真心地想问？”

